

中印同源傣语方言的语言特征对比研究

李强¹ 杨光远²

(1.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2.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gnate Features of Sino-Indian Tai Language

LI Qiang¹ YANG Guang-yuan²

(Author1: The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YMU; Author)

(2: The South-east Asian School of YMU)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德宏傣语方言和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语方言词语语音的历史层次对应关系以及句法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它们的对应规律,旨在通过翔实的语料进一步论证中印傣族的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展示同源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史实。

【关键词】中印傣族;语言特征;对比研究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gnate features of the phonetic strata and the syntactical strata between the Tai-Ahom in India and the Tai -Tehong in China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ir cognate relation in their development history. With the well-illustrated corpu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ethnic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inter-relation are also presen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Sino-Indian Tai people; Language features; Comparative study

1 引言

全世界的傣族现有人口约5000万,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国称傣(Dai,国际音标转写为Tai),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傣族在中国境内共有126万余人,中国傣族按分布地区有傣泐、傣那、傣亚、傣绷、傣端等自称。西双版纳等地自称“傣泐”,德宏等地自称“傣那”,红河中上游的新平县、元江县等地区的傣族自称“傣亚”,瑞丽、陇川、耿马边境一线的自称“傣绷”,澜沧芒景、芒那的为傣绷支系。汉族称傣泐为水傣,傣那为旱傣,傣亚为花腰傣。

傣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比较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傣族与我国的壮族、侗语支民族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印度等国的傣、泰、掸、老、阿洪傣等民族同源于古代的“百越”族群。由于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傣族所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原先特有的“百越”族群文化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但共同的语言文化特征依然保留和传承下来。中国的傣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国。据汉文史籍记载,公元前2世纪,滇越人(百越民族的一支系)在滇系西德宏一带建立了“乘象国”。

在印度,傣族自称傣阿洪(Ahom),但均自称Tai。1229年,桑龙进入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度的傣族主要分布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带),由于英国统治时期移入大量穆斯林人口,印度统治后又移入大量印度斯坦人,山地民族也不断迁入,傣族也因社会地位的下降,不断融入到其他民族中。现今,认同傣族身份的人口仅有120余万人,已经成为阿萨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印度的傣族信仰原始宗教和印度教,说大傣方言,但其中参杂了不少印度语及英语词汇,通行英文。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族支系里有6个分支:傣阿洪、傣帕吉、傣罕迪、傣艾顿、傣罕幸、傣褚龙(蔡小晁,2015)④。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族70%的人口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和玉

米为主,经济作物有茶叶、棉花、甘蔗和烟草,这与中国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族的社会生活传统基本相同。长期以来,印度阿萨姆邦傣族保持使用着印地语、英语、阿萨姆语和阿洪傣语。

根据国内外学界对印度阿萨姆古傣文文献《阿洪莫兰吉》(Ahom Buranji,一部专门记载傣族历史最早的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在公元1218年,召弄(德宏傣语“大王”之意)思嘎法率九千人马从勐卯(今德宏瑞丽市)出发,途径嘎弄勐晚(今德宏陇川县),勐腊(今德宏盈江县),勐底(今德宏梁河县),然后沿南鸠河(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经过缅甸的迪巴姆和勐哈棚,最终到达印度阿萨姆邦地区定居下来,在那里生活至今。

2 中印傣语方言的语言文字对应关系

2.1 印度阿洪傣语和中国傣语德宏方言在语言文字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最为明显的相同之处:〈阿洪姆兰基〉中记载有关印度阿洪傣迁徙之前的坤龙坤莱时代(大约公元1200年—1539年)的内容与当时中国云南德宏瑞丽傣王国使用的古傣文一致,文献中都没有掺杂任何外来词语于其中。

2.2 在词语的声母系统中,阿洪傣语的声母“ph”和“f”合二为一,声母“ph”与德宏老傣文一致;阿洪傣语的声母“d”标记为“l”,“b”为“m”,“r”为“h”,这与德宏傣文古音的“d”为“l”,“b”为“m”,基本一致。如,天干地支中的甲乙丙丁,“甲”在阿洪傣文里的拼写是 /ka:p/,在德宏傣文里的拼写也是 /ka:p/;阿洪傣的“乙”是 /da:p/,德傣文是 /la:p/;阿洪傣的“丙”是 /ha:p/,德傣文是 /ha:i/;阿洪傣的“丁”是 /məŋ/,德傣文是 /məŋ/;阿洪傣的“儿子”是 /tsai/,德傣文是 /tsai/;阿洪傣的“丑”是 /pau/,德傣文是 /pau/;阿洪傣的“寅”是 /ŋi/,德傣文是 /ŋi/;阿洪傣的“卯”是 /mau/,德傣文是 /mau/⑦。

2.3 从阿洪傣文的声母特征看出,德宏傣文早先有过浊

辅音 / b /, / d /, / g /, / r /, / n / 以及带前喉塞音的 / b /, / d /, 有过复辅音和唇化音, 这是阿洪傣文和德宏傣文在辅音历史层次上的最为明显的相同之处。

2.4 在韵母中也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阿洪傣文中的元音 / i / 可以分别表示 / i /, /

e / 和 / ɛ /; 元音 / w / 表示 / w / 和 / ə /; 元音 / u / 表示 / u / 和 / o /; 这与德宏古傣文的韵母用法相同③P 350。

2.5 阿洪傣语的声母 / r / 对应德傣、西傣方言的声母 / h /; / d / 对应 / l /; / cy / 和 / ch / 对应 / ts /; / l / 分别对应 / n /、/ d /; / ph / 对应 / f / 和 / p /; / kh / 对应 / x /; / b / 对应 / m /。

本文作者随机抽取 800 个常用基本词语进行声母韵母的谐和匹配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

阿洪傣文和德宏傣文的文字来源一致, 语言的使用和词语的结构具有同源关系⑨, 由此说明阿洪傣族和德宏傣族在历史上是同根同源民族。如表所示:

中印傣语方言常用词相似率统计一览表

800 个常用(基本)词语	相同词数/个	相似率%
阿洪傣语与德傣、西傣方言	380 个	48 %
阿洪傣语与德宏傣语方言	404 个	50 %
阿洪傣语与西双版纳傣语方言	349 个	45 %
德宏傣语与西双版纳傣语方言	414 个	52 %

通过中印跨境傣语阿洪傣语方言和中国德宏傣语方言以及西双版纳傣语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对应关系的对比研究发现: 在随机采选的 800 个常用词语中, 阿洪傣语方言的语音层次与德宏傣语方言和西傣方言的声韵谐和相似的有 380 个词, 相似率 48%。其中, 阿洪傣语方言的语音层次与德宏傣语方言的声韵谐和相似的有 404 个词, 相似率 50%。阿洪傣语方言的语音层次西傣方言的声韵谐和相似的有 349 个词, 相似率 45%。傣语德宏方言的语音层次与西双版纳傣语方言的声韵谐和相似的有 414 个词, 相似率 52%。

3 中印傣语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对应关系

据史料记载, 自西汉以来, 居住在中国云南的傣族没有太多的迁徙。分布在德宏的傣族所使用的傣语方言主要辐射德宏地区、缅甸的掸邦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 大约在 14 世纪, 德宏傣文已基本定型, 使用的傣语以傣那方言为主, 习惯上称“德傣语”或“德傣”。

3.1 元音比较:

德傣语有 9 个单元音, 13 个双元音, 60 个带辅音尾的元音音位。印度阿洪傣语 6 个单元音, 5 个双元音, 5 个带辅音尾的元音音位。

3.1.1 单元音:

德傣语(9个): a:, i, e, ɛ, u, o, ɔ, ʊ, ə.
阿洪傣语(11个): Ā, ā, I, i, U, u, ɛ, e, A, a, ũ。

3.1.2 双元音:

德傣语(13个): ai, a:i, ui, oi, ɔi, au, a:u, iu, eu, ɛu, ou。

阿洪傣语(6个): a u, v u, A i, o i, o u, i u

3.1.3 带辅音尾的元音

德傣语(60个): am, a:m, im, em, ɛm, um, ʊm, om, ɔm, əm,

an, a:n, in, en, ɛn, un, ʊn, on, ɔn, ən,
aŋ, a:ŋ, iŋ, eŋ, ɛŋ, uŋ, ʊŋ, oŋ, ɔŋ, əŋ,

ap, a:p, ip, ep, ɛp, up, ʊp, op, ɔp, əp,

at, a:t, it, et, ɛt, ut, ʊt, ot, ɔt, ət,

ak, a:k, ik, ek, ɛk, uk, ʊk, ok, ɔk, ək.

阿洪傣语(5个): ām, āā m, e m, om, um。

通过以上德傣语与阿洪傣语的元音对比, 可以看出德傣语与阿洪傣语作为同源傣语方言, 它们的元音之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①阿洪傣语的单元音音位在数量上比德傣语多 3 个, 阿洪傣语的每个单元音都分长短音, 德傣语只有 / a / 分长短, 注音书写时以 / a/ 和 / a: / 来区分。

②德傣语的双元音音位有 13 个, 比阿洪傣语的多出 1 倍, 主要由单元音 / i/ 和 / u/ 分别与 a、o、ɔ、e、ɛ、构成。阿洪傣语的双元音有 6 个, 由主元音 / a/, / v/, / o/ 与 / i / 和 / u / 构成。

③德傣语的带辅音韵尾的元音音位有 60 个, 即由 9 个单元音分别带上 3 个鼻音 / m /, / n /, / ŋ /, 和 3 个爆破塞音 / p /, / t /, / k / 构成。阿洪傣语的只有一组 5 个带辅音韵尾的元音音位, 由 / a /, / aa /, / e /, / o /, / u /, 带上鼻音 / m / 构成。分别是 / am /、/ aam /、/ em /、/ om /、/ um /。

3.2 辅音比较

德傣语的辅音声母有 19 个音位, 阿洪傣语的辅音声母有 24 个, 分别是:

3.2.1 塞音: 德傣语 6 个: 唇塞音 2 个, / p /, / ph /; 舌尖塞音 2 个, / t /, / th /; 舌根塞音 1 个, / k /; 喉塞音 1 个, / ʔ /。阿洪傣语 12 个: 齿龈塞音 4 个, / D /, / Dh /, / T /, / Th /; 唇塞音 4 个, / B /, / Bh /, / P /, / Ph /, 软腭塞音 4 个, / k /, / kh /, / G /, / Gh /

3.2.2 塞擦音:

德傣语 1 个: 舌尖擦音 / ts /。阿洪傣语 2 个: 齿龈塞擦音 2 个, / Zha /, / ch /。

3.2.3 鼻音: 德傣语 2 个: / m /, / n /。阿洪傣语 4 个: / N /, / Ng /, / Ny /, / m /。

3.2.4 擦音: 德傣语 4 个: 唇齿清擦音 1 个, / f /; 舌尖清擦音 1 个, / s /; 喉清擦音 1 个, / h /; 舌根浊擦音 1 个, / x /。阿洪傣语 3 个: 舌尖清擦音 1 个, / s /; 喉清擦音 1 个, / h /; 舌根浊擦音 1 个, / x /。

3.2.5 通音: 德傣语 2 个: 舌面浊通音 1 个, / j /; 边音 1 个, / l /。阿洪傣语 4 个: 舌面浊通音 1 个, / W /, / j /; 舌尖边音 2 个, / R /, / l /。

通过上述德傣语和阿洪傣语的辅音声母音位对比, 发现:

①阿洪傣语的塞音声母音位多出德傣语的 1 倍, 说明一方面阿洪傣语在其方言历史语言接触演变中, 受当地阿萨姆语和周边民族语言的影响, 有吸纳、借用、转换的现象; 另一方面, 阿洪傣语方言产生了语支上更细密的分化和流变。

②德傣语方言有 19 个原始辅音声母音位, 但现代德傣语的鼻音音位 / n / 只出现

在韵尾, 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受周边同源民族语言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作为声母的 / n / 已并入边音声母 / l /。

③德傣语的鼻音 / m / 通常用来对应汉语声母 / b /。

④德傣语的边音声母 / l / 已用来对应汉语的舌尖塞音 / t / 和 / th /。所以德傣语现代方言中实际只有 16

个辅音声母音位，而非 19 个。

⑤现代研究发现。德傣语的舌根塞音 / k /，出现在元音 i、e、ε 前，颚化为 / ts /。

⑥现代研究发现。德傣语的舌根塞音 / k /，出现在元音 i、e、ε 前，颚化为 / ts /。

3.3 音节比较

音节是由几个音素组成的最小的语音结构单位。一般都含有声母、韵母和声调三大基本元素。德傣语的音节结构大致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含有声韵调，常见的有单辅音加单元音加声调、单辅音加双元音加声调、单辅音加单元音加单辅音加声调。阿洪傣语的音节构成有九种类型，其中双辅音声母居多。一般由单辅音加单元音、单辅音加双元音、双辅音加单元音、双辅音加双元音和多辅音加单双元音加多辅音构成。如，

第一种：单辅音加单元音加声调 (CVT)

德傣语： ka: 31 (秧苗)； pa: 33 (鱼)

阿洪傣语： si (数字四)

第二种：单辅音加双元音加声调 (CVVT)

德傣语： fai 55 (火)

阿洪傣语： kao (数字九)

第三种：单辅音加单元音加声调 (CVCT)

德傣语： kap 35 (连接)

阿洪傣语： ruk (数字六)

德傣语和阿洪傣语除以上三种音节类型相似外，阿洪傣语有六种音节类型与德傣语不同，或有些是德傣语没有的。如，

①单辅音加双元音加单辅音：(CVVC) Caam (数字三)

②双辅音加单元音加单辅音：(CCVC) Syet (数字七)

③单辅音加三元音：(CVVV) Kaa (数字九)

④多辅音加单元音：(CCVC) phyem (头发)

⑤多辅音加双元音：(CCCVV) khriu (牙齿)

通过德傣语和阿洪傣语的音节比较看出：历史以来德傣语的记音书写一直保持着声韵调的模式。阿洪傣语的音节构成类型较多，相对复杂。这与该民族的历史迁徙，民族分化，语言接触变异，语言教育传承有着紧密的关系。大量的阿洪傣语历史文献中，体现语言文字的记音书写的长短音比较直观，呈现声调变化历史符号却很少。

4 中印傣语方言句法历史层次的对应关系

阿洪傣语是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本土阿洪傣族使用的语言。在社会语言生活层面，阿萨姆邦属典型的三语或多语地区，官方允许同时可以使用印地语、英语和阿萨姆语以及阿洪傣语，以此阿洪傣语在句法层面上也有语言接触变异的局部性特征。例如，

例 1.

汉语： 他 有 许多 故事书。

阿洪傣： man mi lik pung-khwam lai.

(他 有 书 故事 许多)

德傣： man⁵⁵ mi⁵⁵ pap⁵³ lai⁵⁵ ?a³³ pum¹¹ lam³⁵ te⁵³ te⁵³.

(他 有 书 故事 许多)

从例 1 的比较中看出：在主谓结构的句子中，阿洪傣语与德傣语的语序完全一致，二者与汉语不同的是修饰语一般都放在被修饰语之后。

例 2.

汉语： 杨先生 是 一位 大学 教授。

阿洪傣： Chao Yang pin sra ti son-lik-chan lung-lung.

(先生 杨 教授 是 大学 一位)

德傣： mo³⁵ ja:ŋ³¹ pen³³ sa¹¹ la¹¹ mo³⁵ loŋ³⁵ ko⁵³ ləŋ³³.

(先生 杨 是 教授 大学 一位)

在例 2 中，阿洪傣语与德傣语的主系表结构里的语序基本一致，二者与汉语最明显的不同是量词都放在句末。

例 3.

汉语： 普甘 博士 喜欢 读 历史书。

阿洪傣： Chao Phukan thuk-chau phat lik khuo- muong.

(博士 普甘 喜欢 读书 历史)

德傣： p^hu¹¹ kan³³ po³¹ su¹¹ kek⁵³ p^hat³⁵ pap⁵³ lai⁵⁵ xə⁵⁵ məŋ⁵⁵.

(普甘 博士 喜欢 读书 历史)

在例 3 中，阿洪傣语与德傣语在主谓宾句型结构的语序完全一致，如同例 1，阿洪傣语与德傣语除了修饰语后置外，其他语法成分的语序也与汉语一致。

例 4.

汉语： 昨晚 我 观看了 那部 印度 电影。

阿洪傣： Kao du rang Muong-ka-la ti khoun muo-nga jau.

(我 观看 电影 印度 那部 昨晚 了)

德傣： Mo³³ va⁵⁵ ka:ŋ³³ xam³³ kau³³ po⁵⁵ toi⁵⁵ pum¹¹ t^hat⁵³ siŋ¹¹ təŋ⁵⁵ jin¹¹ tu¹¹ ?an³³ lan⁵³ jau³³.

(昨晚 我 观看 电影 印度 那部 了)

从例 4 中看出：德傣语除了修饰语的后置特征与汉语不同外，其他语法成分基本与汉语保持一致，说明德傣语和汉语的语言接触频率较高，而印度阿洪傣语与汉语接触少，受汉语影响也小，所以其时间状语习惯上放在句末。

例 5.

汉语： 你 现在 在 做 什么？

阿洪傣： mau hit sang su chang nai ?

(你 做 什么 现在)

德傣： jam⁵⁵ lai⁵³ mau⁵⁵ tək⁵³ het¹¹ saŋ³⁵ hai³³ ?

(现在 你 做 什么 呢)

例 5 中的情形基本与例 4 相同。

例 6.

汉语： 她 计划 明年 出访 中国。

阿洪傣： Man tak cha ka-le mung-khe ti pee na

(她 计划 出访 中国 明年)

德傣： pi³³ ti³⁵ ma⁵⁵ man⁵⁵ ?a:n⁵⁵ le¹¹ t^ham³⁵ təŋ⁵⁵ tsoŋ³³ ko³¹.

(明年 她 计划 出访 中国)

从例 6 中看出：德傣语与汉语的语序基本一致，阿洪傣语除了时间状语后置，这与汉语和德傣语不同外，其他语法成分的顺序都一致。

通过上述例句看出：印度阿洪傣语的语序与中国德傣语基本一致，与汉语也比较相似。最为明显的不同是印度阿洪

傣语与中国德傣语的同源性特征就是修饰语一般都放在被修饰语的后面,且印度阿洪傣语与汉语和德傣语在语序上不同的是阿洪傣语的时间状语习惯上放在句末。

5 结语

语言是其使用族群进行社会化认同的重要依据,是一份珍贵的文化资产,语言也是不同社会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是一项不容轻估的经济要素。语言还是实现国家统一、凝聚社会及提升发展水平的要件。通过对印度阿洪傣语与中国德宏傣语方言在语音和句法上的比较,从语言史观上可以说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阿洪傣语与德傣语在源流上属于同根同源民族语言,虽然历经800多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同源语言不同方言的主体特征和核心共性,这是民族民族文化遗产和维系民族关系的需要。

二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同源语言必然因其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以及受周边其他民族语言文化影响,同时也为满足语言文化的接触和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势必会在本族语的内部结构上产生一些变异或变化,从而烙上语言发展(类型结构的变化)中的历史辙痕。一方面在语音层面上,阿洪傣语与德傣语的声母和韵母保留有约一半的词语的谐和对应关系,说明这两种傣语方言的同源性。另一方面在句法层面上,除了阿洪傣语的时间状语后置外,阿洪傣语与德傣语都是修饰语紧跟被修饰语之后,且在主谓句型和主系表结构中的语序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些核心元素的相似性无疑证明了印度阿洪傣语和中国德宏傣语的同根同源关系。

三是地理空间对语言内部的语音和句法结构变化的影响比较大。如,德傣语西双版纳傣语方言受汉语和汉语方言的影响比较明显,而阿洪傣语受阿萨姆语和印地语的影响较大。其中存在一种正比例关系,离强势语言越近的弱势语言受强势语言的影响就越明显,反之亦然。

四是语言的历史接触和变异总是有其规律和特征的。本文立足通过翔实的语料进一步论证中印傣族的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展示同源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史实。

参考文献:

- [1] 高名凯、石安石, 1991 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 [2] 戴庆厦, 2004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3] 巫凌云、杨光远, 1993 傣语语法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4] 徐大明, 2006 语言变异与变化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5] 杨光远, 2007 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印度: B. Batua, 2014 Ahom Lexicons [M] Gauhati: Sahityarthi Press
- [7] 印度: Puspa Gogoi, 2015 Tai-Assamese-English Dictionary [T] Donyi Seng Publication
- [8] 蔡小晃, “印度阿萨姆邦傣族文化交流” p48 国际会议发言稿, 中国瑞丽, 2015年12月
- [9] 李锦芳. 西林壮语人称代词探析 [J]. 民族语文, 1995(2): 19-25
- [10] 张均如, 梁敏, 欧阳觉亚, 等壮语方言研究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
- [11] 郑张尚芳. 汉一同台语言的词根比较及经籍难点解释 C 第一届侗台语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8.

[12] 广州外国语学院编泰汉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3] 蒙元耀壮汉语同源词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4] 蒙元耀. 论壮语的数词“一”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2(4): 79-85

[15] 依常生. 云南省壮语地名 taau ~ 4(道) 源流考 J. 民族语文, 2014(1): 67-73

[16] 蒙元耀壮泰语词义比较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3): 164-167

[17] 陈吕范.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18] 何正廷. 壮族经诗译注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9] 梁敏, 张均如. 侗台语族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0] 广州外国语学院. 泰汉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1] 曹翠云. 从少数民族语看上古汉语的后状语, 后定语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9, (1),

[22] 黄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 [J]. 民族语文, 1996, (1),

[23] 刘丹青.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 [J]. 民族语文, 2002, (1)

[24] 史金生. 语气副词的范围, 类别和共现顺序 [J], 中国语文, 2003, (1),

[25] 喻翠容, 罗美珍. 傣语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26] 喻翠容. 傣语的补充结构 [J]. 民族语文, 1993, (2),

[27] 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第五研究室编. 壮侗语族谚语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28] 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第五研究室编. 壮侗语族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29] AG 欧德利古尔, 《越南语声调的起源》, 冯蒸译, 袁家骅校, 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6, 7.

[30] 班卓潘吐米塔, 《动卯地方史》, 杨光远译, 载《德宏史志》1991, 2.

[31] 陈复华, 《汉语音韵学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32] 陈吕范,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33] 刀世勋, 《西双版纳老傣文声韵调系统初探》, 载《民族学报》, 1982, 2. 6. 刀世勋, 《巴利语对傣语的影响》, 载《民族语文》, 1982, 6.

[34] 刀小阮, 《傣族历史史料》(第四册), 傣文版,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3.

基金项目: 此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缅泰老越印度六国傣泰语言比较研究”(17ZDA3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1. 李强(1964-10), 男, 彝族, 云南德宏人,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云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
2. 杨光远(1952-2), 男, 傣族, 云南德宏人, 南开大学硕博研究生, 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语言学。